



湖底下的卡車

格拉維希契斯著

北京大众出版社



湖 底 下 的 卡 車

格拉維希契斯著

李 珏 譯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小說。作者通過幾個小學六年級的孩子無意中在群山環抱的湖底發現了一輛卡車，並幫助大人把卡車打撈上來的故事，生動地描述了兒童暑期的驚險生活片段。表現孩子們渴望過獨立生活的熱情，深刻地教育了兒童怎樣機智頑強地克服各種困難，怎樣在現實中汲取各種有用的知識，準備將來參加祖國的偉大建設工作。故事也提出了家庭教育問題，做父母的應當如何了解、教育和幫助兒童，使他們將來能成為祖國有用的公民。

(原文載蘇聯“少先隊員”《ПИОНЕР》雜誌, 1955年第6、7期)

湖 底 下 的 卡 車

[蘇聯] 格拉維希契斯著

李

臣 譯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路四條自來水池旁)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14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售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64,000字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95,000冊

第一冊書： 19071.11 定價：0.32元

目 錄

兩起案件.....	1
林中篝火.....	6
事情的經過.....	10
拆伙.....	16
神秘的幻象.....	21
遇險.....	28
卡車找到了.....	32
祥加的冒險.....	40
再到光明湖去.....	44
了不起的車間.....	49
米蒂亞的辦法.....	53
在通往光明湖的道路上.....	59
為勝利而鬥爭.....	66
卡車打撈上來了.....	73
路上相逢.....	79
冬季的道路.....	87
在石頭陷阱中.....	94
我們是蘇維埃人.....	103

兩起案件

一天夜晚，米霞日民警分局一連接到了兩起案件，使得上唇蓄着一撮跟鬃似的淡黃色的小鬍子的、腦袋圓圓的、短小精悍的分局長高杜諾夫非常着急。

第一起案件是这样的：臉頰緋紅的年輕的汽車檢查員戈罗戈尔切夫接到了省民警总局打來的一封电报。

“高杜諾夫同志，又是跟咱們要那輛14—45号的卡車。”他一面向分局長報告，一面遞上电报。他不安地側眼朝敵着



“又是跟咱們要那輛14—45号的卡車。”汽車檢查員一面向分局長報告，一面遞上电报。

的窗口飄去，外面還閃爍着落日的金色光輝。“說實在的，那簡直是個幻影！”

天氣還不見涼爽，熱氣仍然籠罩着大地。街上沒有一絲兒風。滿是塵土的窗幔一动不动地垂挂着，室內紙烟的藍色烟霧就那么停留在窗口不散。

高杜諾夫看着電報。他讀了一遍，再讀一遍，然後又讀了第三遍。省民警總局命令汽車檢查員和分局長重新搜查阿拉根國營農場載重三噸的卡車，要他們個人負完全責任。這輛卡車是司機扔在塔爾克山到米霞日的公路上的。總局限他們三天後報告搜查的結果，並將卡車開到米霞日听候處理。

說實在的，這封電報來得並不突然。因為這輛卡車是今年春天在本省南部未開墾的草原上新建立的一個國營農場的，省民警總局找不到它是決不肯罷休的。他們只剩下一個希望，就是卡車並沒有扔在這段路上，而是在距離米霞日二十公里外的外烏拉爾草原的什麼地方丟掉的。但是，看樣子，哪兒也沒有找到卡車。他們還得在這一帶重新搜查，也就是到環城的叢山密林里去找它。

電報紙上密密地貼滿了報務機上打出的紙帶，使它變得像紙板似的那麼厚實。高杜諾夫就拿它當扇子搧着，也凝視着窗外。窗外人家的燈火照耀成輝煌的一片，峯巒層疊的側影聳立在白色波紋瓦房頂上空，樓房與樓房之間的樹木像一堵堵黑壓壓的高牆。城市在不斷地擴大着，森林越退越遠。這裡幾乎每個月都有幾條新的街道出現，汽車跑來跑去，居民增加了一倍多，可是，民警分局的人員還是和五年前一樣

多。說來真可笑：全城只有一個汽車檢查員。你瞧，他站在那兒，噁哩咕嚕地在為自己辯護。可是辯護又有什麼用呢？他能夠有什麼辦法呢？在這樣的密林里找卡車，簡直是像大海里撈針一樣。

然而，這些話是完全不能夠對這個年青人講的，高杜諾夫嘆了一口氣，用完全另外的一種嚴厲而又開玩笑的口氣說：

“那麼，汽車檢查員同志，你認為 14—45 號卡車只是幻影嗎？”

“少校同志，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整個汽車路都搜查遍了。一點兒線索也沒有。”

“搜查得還不夠仔細！”高杜諾夫很嚴厲地說。

這樣的責備是不公平的，因此，戈羅戈爾切夫帶着很苦痛的样子反駁道：

“唉，高杜諾夫同志！你竟說我‘搜查得不够仔細！’怎麼能做得更好呢？還有哪兒可以去搜查呢？”

“不是還沒有找到卡車嗎？對不對？”

“這簡直是幻影，而不是卡車。對不住，我還沒有學會尋找幻影呢。你不信就自己試試吧！”

“那麼，你就承認自己不行嗎？”

戈羅戈爾切夫感到很委屈，他開始氣呼呼地喘息着。但是，湊巧在這時候又發生了第二起案件——電話響了。

米霞日汽車工廠廠長斯托列托夫用一種緊張的聲調，惶惑不安地報告說：他的兒子巴甫理克失蹤了。民警分局是不是知道他的下落呢？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辦呢？他的妻

子急坏了，而他自己也慌了手脚：这孩子从来就没有一次不
得到大人的许可而长时间离开家裡的。

“不过，现在已经开始放暑假啦！”高杜諾夫很不滿意地
咕嚕着，他用手帕拭着脖子上的汗水。“斯托列托夫同志，情
况是怎样呢？您講一講吧！”

事情开始是这样的：巴甫理克沒有回家吃飯。据家里媒
姆克拉莎說，他一清早就出去了，他从食櫃里把头天晚上所
炸的肉包子几乎都拿走了。伊麗娜非常焦急，於是就开始尋
找。他們給学校里打过电话，可是沒有人接，因为已經放暑
假了。給少年技術宮打电话，那里回答說，今天只有手工小組
有工作，沒有其他的活动。圖書館今天是休息日。他們跑遍
了所有熟人的家，可是哪兒也沒有發現巴甫理克。怎么办呢？

“斯托列托夫同志，請放心吧，放心吧！我們一定找得到
您的兒子！”高杜諾夫安慰着說，“您自己对这件事怎样推测的
呢？”

“我能推测出什么來呢？我們已經完全想遍了……”

“您的巴甫理克有时候也去釣魚嗎？”

“他虽然有一根釣竿，可是並不特别喜欢这个……”

“請等一下，斯托列托夫同志！”

高杜諾夫馬上堅決地行動起來：他撥動另一台電話，叫
光明湖的护林处。碰巧护林員魯契奇在家。不錯，他今天早
晨在湖边的庫魯蒂克遇到过三个釣魚的孩子。其中仿佛有厂
長的兒子。不过，不知道他們現在在什么地方，因为午后，
就不見他們的影兒了。他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高杜諾夫放下電話听筒，重新跟廠長談話。

“斯托列托夫同志，你在听我說話嗎？找到綫索了。你的巴甫理克早上曾到光明湖上釣過魚。”

“在光明湖上？”斯托列托夫重複着說。高杜諾夫從他的聲調里可以听出這個消息並沒有使廠長怎樣高興。因為光明湖是個又大又深的山湖，它的名聲是很不好的。“你要知道，高杜諾夫同志，這並不能叫我放心……”

“沒關係，沒關係。三個孩子在一起，即使出了什麼事，他們也會互相照應的。”

他們決定馬上到光明湖畔去一趟。

打完電話以後，高杜諾夫向窗口走去。在這幾分鐘之間，暮色已經四合，可是山峯的側影還隱約地看得出來。它們好像是崗巒形的烏雲，一動不動地懸挂在照耀得如同白晝的城內街道的上空。

“可是，高杜諾夫同志，卡車的事該怎麼辦呢？”戈羅戈爾切夫小心翼翼地問道，“咱們怎麼回復省總局呢？”

“我們暫時還用不着回話。我們必須搜查，再搜查！”

“可是，到哪兒去搜查呢？”戈羅戈爾切夫帶着絕望的語調說，“前後左右都已經搜查遍了。”

“得啦，別說啦！我們明天早晨會想出辦法來的。”

這時候听到窗外的台階旁邊，廠長的“勝利”牌汽車發出嘹亮的喇叭聲。高杜諾夫喊道：“我就來！”他关上窗戶，一邊走一邊察看着從桌子上拿起的手槍，踏着小步子，像個小圓面包似的顛着跑下台階。他愁容滿面，咬緊了牙關。他心

想，万一孩子們出了什么事，找起來怕是很困難的了，光明湖決不會輕易交出它的戰利品的。

林中篝火

汽車從地面露出的樹根上碾過，顛簸得很厲害。村道很窄，樹枝時常從車頂上擦過，發出沙沙的聲音，它們掠着汽車兩側的玻璃。蚊子像一團銀色的輕霧在明亮的前燈光流里盤旋，那褐色的、光禿禿的松樹干一閃而過。

護林處里燈光閃爍，那是護林員在等待着客人的到來。但是，魯契奇也沒有能夠提供任何新的情況。早晨，當他巡邏完畢回來的時候，他在庫魯蒂克碰見三個孩子，在岩石上釣魚。他向那些孩子走去，跟他們討火抽煙。年紀比較大的孩子回答說，他們沒有火柴。午飯後，他們三個人都不知到哪兒去了。剛才他又到庫魯蒂克去了，那裏一個人也沒有。

“魯契奇同志，您不以為他們會淹死嗎？”斯托列托夫緊張地大聲問道。眼前一片漆黑的森林，四面八方不斷地洶涌着的樹木的澎湃聲，都使他心驚膽戰。就是在这里，在這人跡罕到、黑暗陰森的樹林里，他的兒子巴甫理克一定出了什么事啦。

“斯托列托夫同志，恐怕不會像您所說的那樣吧？”護林員慢吞吞地、不能肯定地回答道，“掉到水里淹死的事多半發生在狂風暴雨的時候，可是今天天氣晴朗，大概不至於淹死人……”

斯托列托夫掉轉頭來，對坐在后面的高杜諾夫說：

“咱們把車子开到森林地段去吧？找人去。即使找到屍体也是好的。”

高杜諾夫从后座上那么猛然地轉过身來，以致使他肩上的皮帶發出軋軋的响声。

“斯托列托夫同志，你这人真是大驚小怪！现在就說什么屍体啦！不能想点别的嗎？”

他的話說得很莽撞，然而，正是这种莽撞的話才使斯托列托夫安定下來，加强了他的希望，使他認為兒子沒有遇到什么意外，现在还活着。跟这样一个意志坚强、对一切日常事情都富有經驗的人坐在一起，这是多么好啊！

“那么，咱們該怎样办呢？”斯托列托夫問道。

“咱們到出事地点去，”高杜諾夫一边从汽車里走出，一边回答道，“魯契奇，你帶路吧，到你那个庫魯蒂克去。”

他們在这四面八方都有樹枝牽扯的、漆黑的密樹林里走了十來分鐘。斯托列托夫对森林是不習慣的，他覺得沿途有什么活的东西伺伏着，随时会伸出爪子來抓他似的。

湖上襲來一陣潮湿的凉气，当人們經過悶热的森林后，頓時覺得特別地寒冷。被黑色群山和黑色森林所圍繞的湖水已經隱約可以辨認出來。狂風在湖对岸的上空飛馳，只有沉重的、搖蕩不定的波浪涌到这一边岸上來。波浪拍打着湖岸，时时冲击着石头，發出咯咯的响声。岸边有根木樁，樁上拴着一只小船，小船在水面上投出烏黑的影子。波浪拍打着船底，小船搖蕩着，發出吱嘎吱嘎的声响。

果然不出所料，湖岸上連一个人也沒有。湖的左岸，緊

傍着水，矗立着一面崢嶸的大峭壁，那就是庫魯蒂克。右岸較傾斜，一眼望去，也是滿目荒涼。哪里也沒有一點亮光，沒有生命的閃動，一切東西都和這黑夜一樣警覺而寂靜，仿佛有個看不見的黑色的巨人在監視着突然出現在湖岸上的人們似的。

“喂，同志們，咱們沿着湖岸走吧！”高杜諾夫毅然決然地說道，他對於黑暗的湖上夜景也感到一種壓力。

石頭子在他們的腳下咯咯地响着。他們沿着湖岸一面走，一面察看着高懸在湖上的陰暗的山坡。路很難走，一不小心，腳就會陷入堅硬的礫石里，沒走多久，高杜諾夫就猶豫不決地站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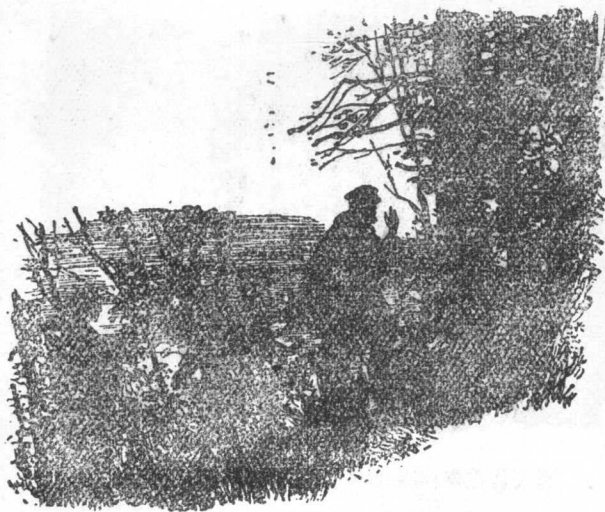
“見鬼，咱們會到這樣黑咕隆咚的地方來找他們，”他喘吁吁地咕嚕着。“也許到明天早上……”

“等等！”魯契奇突然說道，即使在黑暗里也看得見他警告地舉起一隻手，“別說了，听听看！”

三個人都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着。然而什麼也沒听出來，只有動蕩着的波浪沖击着石頭的聲音。

“听不出，”护林員說，“但是我聞到了一股烟味。大概是有誰生了篝火。咱們到那個岬上去吧……”

他满怀信心地領着同伴們向前走去，這次不是沿着湖岸走，而是爬上山，鑽進森林里去，沿着那條只有他一人在黑暗中能够辨認得出的山坡上的小徑走去。他們沿着這條路，越過伸入湖中的石岬的地頸，在那里，高杜諾夫和斯托列托夫都看見了黃色松樹干上的搖擺不定的奇異光影。他們繼續



他們繼續往山上走了幾步，就看到了一堆篝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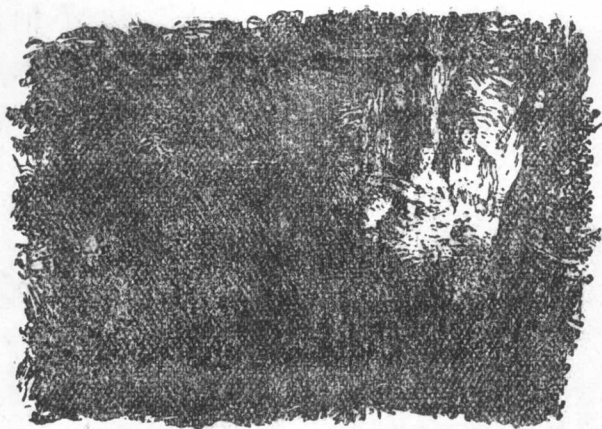
往山上走了幾步，就看到了一堆篝火。篝火是在森林深处的窪地上升起來的。火光中看得見有兩個人影。

“是小孩子！”護林員低聲地說，“咱們輕輕地走過去，要不然可要嚇壞了他們……”

斯托列托夫瞪圓眼睛，想要看清那里面是否有巴甫理克，但是，篝火不時給縱橫交錯的樹枝擋住了。這時高杜諾夫却絆着樹根摔倒了，他壓着嗓子罵了一聲。

坐在篝火旁的一個人趕快跳了起來，用手遮在眼睛上方，仔細向黑暗中察看。第二個也四面張望着，斯托列托夫認出這是他的巴甫理克。

第一個孩子顯然在黑暗中發現了什麼，他向另一個方向



篝火是在森林深处。火光中看得見有兩個人影。

冲去，一边跑，一边招呼他的同伴：

“巴甫理克！跟我來！”

巴甫理克慌慌張張地四面顧盼着，好像是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究竟是向森林里跑呢，還是待在原地呢？

斯托列托夫不顧一切地冲过灌木叢，喊道：

“巴甫理克，站住吧！巴甫理克！”

事情的經過

上光明湖去釣魚是昨晚決定的，當天晚上，巴甫理克就應該征求父母的同意。可是他想：征求父母的同意嗎？我已經上六年級了。自己認為是一個有獨立能力的人，哪還有比征求父母同意更丟人的事呢！因此，巴甫理克就把這事拖了

下來。他想把這件事拖到今天早上來講，可是今天早上當他起床的時候，父親和母親都已經到工廠里去了。家里只剩下克拉莎阿姨一個人，而巴甫理克又認為她沒有權力決定這種事，那麼，他去跟誰說呢？

當他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米蒂亞在窗子外面出現了。

“祥加在罵人哪。”他報告說，“魚餌不見了。你怎么還不走呀？”

巴甫理克從窗口探出頭來，慌忙說道：

“你曉得怎么回事嗎？……”

“不讓你去嗎？我早就料到了！”

“不是的，”巴甫理克很不高興地說。“只是因為我還沒跟爹媽商量好……”

“你倒真是！現在怎麼辦呢？喂，馬上去說一下吧。”

“向誰說呢？家里只有克拉莎阿姨一個人。難道向她去說嗎？那怎么能行！”

米蒂亞不作聲地想着。他很氣惱，大家已經等了半個鐘頭，而巴甫理克卻還沒問過大人。為了這件事，就該在巴甫理克的後頸上狠狠地給他一下，使他往後不再作弄人！

“嘿，你这胡塗蛋！”最後米蒂亞說，“這個也想不到嗎？你家不是有電話嗎？”

“啊，有呀。怎麼？”

“打個電話給你爸爸呀！”

巴甫理克心里不高興，因為他自己沒有想到這麼簡單的办法。但是，一般說來，這個建議是很好的，像這樣的事

情，在電話里跟父親談比較方便。

然而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廠長的秘書卡庇托利娜說：“巴甫理克，你爸爸現在忙得很。他不能跟你談話。”說完，就把電話耳機放下了。

巴甫理克有好幾分鐘氣忿忿地听着電話耳機里嗡嗡的响声。他心裏想：這算怎么回事！爸爸不願意跟我談嗎？好吧！隨他去吧！我就這麼走啦！於是，巴甫理克就向餐廳走去，他毅然決然地把盤子裏的肉包子拿出來，裝進了書包。

克拉莎阿姨當然立刻注意到了這一點。她問巴甫理克打算上哪兒去？“釣魚去！”巴甫理克自言自語地咕嚕着，就朝外走。到門口時他站住了，想了一想，又回到屋裏向鑄造車間化驗室叫電話。但是，運氣壞得很，媽媽也不在化驗室裏，她到車間送化驗品去了。哎，算了吧！

現在巴甫理克是問心無愧了，因為他已經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要把自己出去旅行的事告訴父母。

過了一刻鐘，巴甫理克就和米蒂亞、祥加坐上嘎嘎响的運木材的車子，向光明湖的森林區馳去。

祥加是孩子們的領頭，他是個又瘦又高的少年，穿着一件破爛的滑雪短衣，和一條寬大的、說不上什麼顏色的滑雪褲子。褲子上的松緊帶已經不管用了，所以祥加不時要用手去拉褲子。夏天里祥加從來不穿鞋子，褲管下面露出一雙晒得黝黑得跟成年人一樣的大腳板。

祥加的生活很苦：他沒有父親，繼父是鑄造車間的鎔工，不知道他為什麼認為冶金工人應當用燒酒來維持自己的

健康。因此，繼父的心情总是受着燒酒的支配，有时是过份的善良，哭哭啼啼；有时恰好相反，沉郁粗暴，在这种时候就喜欢動手打人。祥加到学校上課时，眼睛上經常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人家問他，他总是笑着回答道：

“腿脚不好使啦，落在老头子的手里了。”

家里的錢經常不够用。祥加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賺來的，他幫人家劈柴，挑水，冬天打扫院子里的積雪，春天鋤菜園子。所有这些妨碍他的學習。何况他还要用別人的課本學習呢。他蹲了兩次班，直到去年才升入六年級。在同班的小同学里面，他就像一座鐘樓，許多孩子都爭着跟他做朋友。米蒂亞和巴甫理克比所有的人都幸运，因为祥加跟他們要好。

孩子們所以喜欢祥加，不僅是因为他年紀較大，气力过人。同时，他还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他是那么泰然的对待生活中的許多不幸，他又是那么大胆、坚决地去完成必須執行的任务，那么頑強地爭取达到既定的目标：他無論如何要讀完七年制学校，然后再進工藝学校，將來做一名电机技術員。

他要成为一个电机技術員的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願望，使祥加擺脫了一切恶劣的影响。他無論对待成年人或是同學們，态度总是真誠、勇敢而坦率的。他一心一意想學習工人，接近工人。当然，在工人里面，他認為那些和电气有关的人是最了不起的。肩上搭着鉄脚爪，吊在寬闊的安全皮帶上的电气裝配工，对他來說，是最有吸引力的人物。祥加能够好